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三十回 十仙俠收徒歸大道 五花劍傳世演奇書

話說公孫大娘等共分水陸三路，捉拿惡賊燕子飛。這燕子飛住在潮神廟中，因何兩夜沒有出來？說也惡毒。他恨陳雪貞求歡不遂，船中反留隱娘等拿他之嫌，深入骨髓。又恨隱娘等來得人多，眾寡不敵。雖然仗著仙劍利害，幾次臨危，尚無意外，究竟留看這一班人，終是對頭。既然不可為敵，必須想個法兒，把他們一網打盡。故此左思右想，被他想出一條水火無情的計來，知道隱娘等眾人多住在花珊瑚家中，他因不惜艱難，向深山內覓了許多毒草，用水浸了兩夜，到第三日取起，搗成毒汁，準備黑夜暗至花家，傾入水缸、水桶之的，使他們吃了下去，一個個毒入心肺，不消數日，自然死個盡絕。又向山陰縣城泛衙門盜了數枝火箭，要燒陳雪貞的漁船。水面上火發起來，無處逃生，活活把陳實、雪貞一齊燒死，以泄心頭之憤。故此一連兩夜，足跡未到灤瀨灘邊，公孫大娘等分路拿他的時候，他正身藏火箭，肩背仙劍，腰懸毒草汁兒瓶，在潮神廟動身，要想今夜行事。從潮神廟到花珊瑚家，須先打從灤瀨灘經過，子飛來到灘頭留神一望，見陳雪貞的船上燈火尚明，人還未睡，他就掏出箭來，對準船柵的一箭，正中蘆篷之上，火機擊動，頓時燒將起來。子飛又是一箭，覷定稍棚射去，又射個正著。再要射第三箭時，忽見船身一晃，煙燄中冒出兩個女子，正是紅線、隱娘，一個在前，一個在後，各起仙劍，將船柵砍倒，墮入水中，一霎時，煙消火滅。子飛大怒，覷定隱娘射去一箭。隱娘不慌不忙，將劍一迎，那箭反向子飛射回，滿箭是火，幸虧躲避得快，幾乎把鬢髮燒去。子飛見勢頭不好，今晚又不是路頭，把背上的芙蓉劍拔在手中，連連晃動，駕起劍光，飛奔而逃。紅線、隱娘也駕劍光追來，不多幾步，只見前邊灘上劍光大起，乃是虬髯公、黃衫客率領雷一鳴、白素雲、薛飛霞、花珊瑚在前擋路。珊瑚仗劍當先，看子飛來得切近，平地躍起有一丈多高，大喝：「惡賊，今夜看你何處逃生！」劈胸向子飛一劍。子飛沒有防備，慌把身體一偏，當的一聲，巧巧砍在腰間懸的那只水瓶之上，擊成齏粉，這毒草汁濺了珊瑚一頭一臉，珊瑚不知道是怎麼東西，喊聲「不好！」跌下地去。幸由素雲扶住，並未受傷，不過滿頭臉頓時起出無數泡來，異常腫痛。虬髯公等顧不得珊瑚受傷，各持仙劍直取子飛。子飛那敢抵敵，只把芙蓉劍虛晃幾晃，向著來處逃生。約行八、九里之遙，遠遠見又有無數劍光直沖霄漢。子飛暗想：「這又奇了，前面已高潮神廟不遠，那一班與我作對的人，方才分明多在灘邊，只有空空師長不在其中，想來因念師生之誼，早經回山，故已數天不見，此間那得有人？」一頭思想，一頭如飛的走去。但見那些劍光來得愈近，定睛一看，為頭的正是師長空空，後面又有兩個道家裝束，一個經商打扮，一個書生模樣，一個道姑服飾，一個身穿舞衣舞裙的人。內中只有那書生模樣的文雲龍，曾在陳雪貞船上交手一次，本領尚是平常。餘人卻多從未見過，估量著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心下很是著慌。及至行近空空兒面前，不敢行強，只得高喊：「恩師饒命。並求須念數月師徒之情，放一條生路，以後自當回心改過，不再為非。」空空兒聞言，冷笑道：「燕子飛，你懊悔遲了。俺當初傳你劍術的時候，何等囑咐於你，怎的不聽訓誨，敗壞教宗，好色貪財，傷生嗜殺。論你造孽，死有餘辜。如何今夜還想得活？」說畢，一劍向燕子飛頂上便砍。子飛見空空兒下了絕情，求又求不去，逃又逃不來，無可奈何，把手中的劍訣一收，落下平地，說聲：「師長如此無情，弟子也說不得了。」拍的將劍祭起空中，直取空空兒。惱了精精兒、崑崙摩勒、荊十三娘，各祭仙劍，還取子飛。空空兒也把紫電劍祭起，後邊虬髯、黃衫、紅線、隱娘也趕到了，紛紛各祭仙劍取他，共有九柄仙劍與芙蓉劍鬥在一處。那芙蓉劍天矯盤旋，真如生龍活虎一般，力敵九劍，毫無破綻。

公孫大娘自從眾仙祭劍之後，要看看這芙蓉劍力量，未曾動手。今見果然利害，始笑微微把檀口一張，吐出霜鐮丸來，眼前起一道白光，好似一條雪鏈，向眾劍中直撲入內。眾仙見了，多恐傷了自己的仙劍，不約而同各將左手一招，急急收回。子飛見那穿舞衣的婦人，從口中吐出一道光來，尚還不知是劍。及見空空兒等多把仙劍收去，不曉為了何故，也想把芙蓉劍收轉。豈知那白光飛近劍旁，只聽得呼的一聲，竟把此劍卷住。子飛大吃一驚，喊得一聲：「啊呀！」起手急忙向劍亂招。那劍不向自己飛回，只在空中旋轉，子飛急得目瞪口呆，大喝：「何來妖婦，破我仙劍。」一個飛燕出林之勢，飛近大娘身旁，揮拳便毆。大娘喝聲：「誰敢放肆！」起小足輕輕一踢，不偏不倚，踢在子飛手臂上邊，只覺得滿臂酸麻，不能運動。大娘始從容起手，向霜鐮丸一招，喝一聲：「捷！」吸住了芙蓉劍，一齊飛入掌中。子飛眼見他將劍收去，怎的不想拼命奪回，怒衝衝搶進一步，忍著臂疼，向大娘當胸又是一拳。此拳名黑虎偷心，十分著力。大娘見了，不去招架，將身一躍，使他撲了個空，乘勢把霜鐮丸祭起，寒光凜凜，直奔子飛。空空兒、轟隱娘等九位劍仙見大娘已將芙蓉劍收去，也各手持仙劍圍殺攔來。

子飛此時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只想仗著縱跳工夫，從劍林中拼命逃生。怎奈霜鐮已經飛到，不及奔避，繞著子飛打了一個盤旋。但聽得克察一聲，從前心直透後背，刺倒於地，鮮血直流。眾劍仙仙劍齊下，剝成肉泥。應了當日「如有為非作歹，死於亂劍之下」的重誓。

著書的著到此處，有七言絕句一首，感歎這燕子飛道：

已得仙傳造詣深，如何好盜復邪淫；誤人心術財兼色，利劍先須誅爾心。

公孫大娘與眾劍仙既把燕子飛剝死，大娘向空稽首，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人生世上，財色關頭，最宜謹慎。燕子飛本也是個絕頂英雄，又得仙傳劍術。倘能從此修持正果，何難位列仙班，安有今日殺身之慘。這多是他自作自受，可歎，可歎。」眾劍仙也沒一個不唏噓太息。空空兒究竟先曾收他為徒，更觸動了師生之情，不免滴下幾點英雄淚來。黃衫客等九位劍仙，與文雲龍等四劍俠，多來勸慰。空空兒見黃衫客等多有門徒，想起當初五個人一同下山，如今兒獨有自己一人不合誤傳大道，弄得冷淒淒的沒有下場。這是那裡說起，真覺又羞又恨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武剛等眾捕役見燕子飛已經伏誅，好不歡喜，一個個叩頭羅拜，多說：「仰仗眾仙俠神威，得除大害，不但我們受恩不淺，地方上也感激無窮。須請同至縣衙一行，我們縣太爺尚要盡些敬仰之意。這是虬髯長與文劍俠前日面見太爺之時，太爺親口說的，務請眾位一同前往，我們也好與花小姐到案下消差。」虬髯公道：「提起花小姐，方才面上受了那廝怎麼傷痕，如今可好？」黃衫客聞言，令珊瑚走近一步，仔細一看，見臉上邊起了無數膿泡，像是毒物所傷，卻看不出是怎麼東西，因令素雲將方才所碎的破瓶向地下取來，仔細一嗅，有些水氣，卻又帶著些爛草氣息。把仙劍向碎瓶上一點，劍尖微有黑色，料著中的必是水毒，諒還不甚緊要，急向身旁取些化毒丹來，與他敷上。不多一刻，痛止腫消，珊瑚叩頭不迭，又向眾仙俠謝過殺賊之恩。謝畢，也欲堅請到縣衙去同見太爺。

公孫大娘等本待不往，怎奈珊瑚與眾捕役一再懇請，虬髯公、文雲龍又因方正果曾有言在先，未便固卻，反使珊瑚與武剛等為難，故令將子飛屍身派人交給地保，吩咐好好看守。珊瑚與武剛在前引道，各仙俠隨著進城。到得衙中，天已大明。方正正坐早堂理事。武剛進內稟知，方正大喜，下階相迎，說了許多感佩的話，並問虬髯公：「先時燕子飛在柳葉村採花一案，柳青的呈詞中，是晚有個鬚鬚老人，不知是否即係道長，乞道其詳。」虬髯公直認不諱。方正更覺肅然起敬，深贊義俠作事，隨時隨處長存為民除害之心，畢竟與他人不同。虬髯公略略遜讓。方正又問了些捉拿時的情形，吩咐家丁取銀千兩，以酬殺賊之勞。眾仙俠回稱：「山野之人，無須需此。」那裡肯領。方正又決什必要他們收受。虬髯公見出自至誠，遂即領了下來，把五百兩分給武剛等眾捕，五百兩給予珊瑚。豈知珊瑚淚汪汪的跪地辭道：「承眾位仙俠見賜，又是本縣太爺的銀兩，小女子本來焉敢不收。無如小女子自父親去世，萬念俱灰，今幸大仇已報，與世無爭，要此銀錢也無用處。斗膽想求眾仙俠轉給灤瀨灘漁戶陳實並那被殺漁人的家屬，以為養贍之資，不知可能允許。且小女子尚有一言，求眾仙俠賜示。空空仙長等下山，原因收徒傳道而起。刻下燕子飛既已伏誅，小女子老父已死，家無一人，孤弱伶仃。竊有願隨空空仙長棄家訪道之意，未識眾仙俠可容納否？」說畢，叩頭不已。虬髯公聽罷，哈哈

大笑，道：「不信你這小小女子，竟有如此志氣。此事據俺看來，盡可使得。不知眾道兄、道姑意見若何？」空空兒正在惱恨沒有門徒，聽得花珊瑚要拜在他的門下，喜不自勝。眾仙俠也因珊瑚孝勇可嘉，大與燕子飛有別，故亦多向空空兒竭力贊成。珊瑚遂在公堂之下，向著空空兒叩拜為師，並求本官把差事消去，好隨眾仙俠雲遊四海。方正見燕子飛巨案已破，珊瑚正好拜師，日後可得劍術真傳，不負是個女子豪傑，心下也甚歡喜，准將差事註銷。一面飭備盛筵款待眾仙俠，一面打道屍場勘驗屍身。眾仙俠回稱：「願隨太爺將屍身勘過，即欲回山，不消驚攪。」方正再四相留，只是不聽，因飭家丁速請員外柳青，又令值日差傳齊三岔道大街事主賈仁，延月巷事主金滿之婦黃氏，臥虹橋許彩香之父許問渠，三岔道西街事主賈珍、北街事主金有光、灤瀆灘被殺某漁人之子並陳實、陳雪貞等，多向屍場看明，燕子飛今已受誅，以便申詳結案。惟有雲燕飛因全家被殺，並無事主到場。回燕坡王姓富戶家的血案，乃在錢塘縣境，日後行文照會。那賈仁等聞知此信，多往觀看。

霎時間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漸漸的山陰縣中百姓多曉得燕子飛已經殺死。這樣淫凶極惡的賊人，那一個不想去看看。但見潮神廟左近人山人海，擁擠異常。方正到得屍場，看守子飛死屍的地保跪地迎接。方正吩咐：「起去。這是罪惡滔天、格殺不論的重犯，與尋常驗屍不同，不必件件細驗，只須本官略觀一過。」見子飛血肉模糊，只有頭顱未動，乃是眾仙俠留著，待本官到來明正典刑。方正看了，傳諭劊子手，立時割下，號令三岔道口，以昭炯戒，諸事已畢，方正傳命起道回衙。眾百姓也紛紛散去，多說：「這是作惡人的下場，真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」

公孫大娘眾劍仙就乘眾百姓散去之時，偕同文雲龍、雷一鳴、白素雲、薛飛霞、花珊瑚五俠，尋見陳實、雪貞，也下去辭別方正，或恐再多耽擱，一同到灤瀆灘下船。眾劍仙依著珊瑚之言，把餘下的五百兩銀子，二百兩給了被殺漁人的家族，三百兩給與陳實。陳實因船中損失之物不消如許銀兩，不肯收取。雪貞也道：「此銀受之無名。」推來推去了許久。黃衫客道：「貧道倒有個主意在此。我等五人下山的時候，原想各人收個門徒，令他們行些真實俠義的事，要個明理之人，著一部書留傳當世，使人曉得劍俠與劇盜、飛賊本是兩途。如今門徒多已收了，雷賢契與白姪女三探臥虎營，腰斬秦應龍；文賢姪與薛姪女城武縣盜印，警戒貪官，使貪官自盡而亡；又往臨安行刺好賊秦檜，雖然氣數未終，不曾刺得，卻被薛花劍的劍尖在背心上暗刺一下，將來應主患發背而亡；文賢姪又打死惡賊烏天霸；花姪女為父報仇，捉拿燕子飛。這些義俠之事，正可著書傳世。陳小姐請把此銀收下，除了寶舟損失之物應銀若干，餘剩的替我們訪個文人，著部《仙俠五花劍》新書，俾垂永久，豈不大妙。小姐料無推辭的了。」眾仙也齊聲稱好。不由分說，把銀放在雪貞船上。大家上岸，帶著門徒，各回太元境仙山而去。空空兒傳與花珊瑚的青芙蓉劍，因公孫大娘用霜鏢丸破他之時，鋒刃略有損傷，須得大娘重行煉過，然後安排香案，即在仙山傳授。一言表過不提。

這陳實與孫女雪貞，取了那三百兩紋銀，除去船中損失器皿，不到數十兩外，尚有二百數十兩。陳實留出數十兩作為川資，與雪貞一棹扁舟，遍尋可以著得是書的人。後在江南遇了一個海上劍癡，此人頗以俠氣自負，因把五花劍的事從頭至尾告訴於他，居然做出這部書來，就把那二百兩紋銀作為刻印之費。此書既成，海上劍癡復作一詩，以結之曰：